楊園先生詩文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書十三

答吳汝典 庚子

令叔歿後不佞每爲念及輒傷吾道之孤何況足下家庭之間失一師友能無痛心惟願益自努力日新其德而已人生憂患之來實亦常理但能與飢食渴飲夏葛冬裘一等處之在我不因此顛躓斯見定力足下以子弟之年荷負父兄之任惟刻刻以克紹爲心古人有言任重道遠正此日也歲月倏更足下改服之期已自不違目下亟將遺書較理卒事夏秋之間遇人事得閒過我相聚所極望也

令弟近者志趣何如相見甚稀相見之日復爾猝猝眞令人悵歎不已也自老館密邇足下兄弟時與往還否學問之際求友最急然朋友最難得朋友而近尤爲難得此可與知者言也造次藉復不盡所言

答吳汝典

所諭令先叔筆劄檢得十件俱丙申以前書也此後未及檢得展讀一再誠篤之情溢於楮墨使人不能不益爲之痛心草宿淚彌新正以此耳今日惟願足下兄弟日用之間努力進取益光前德而已古人有言箕裘堂構足下兄弟承先世賢德之後其爲箕裘堂構視他家子君孫尤爲

不同夙夜念此紹述二字宜如何珍重加何黽勉矣不佞無似謬承令先兩叔道義之知踰於倫輩向以人事艱阻會晤難期於足下兄弟未有分毫之補益率用疚心茲幸蹤跡稍近而令弟於錢氏又屬至親往還殊便孤危之中非獨足下思有倡和之樂即不佞亦深願朋友之助也雲耜兄德義甚修又得層子高兄密邇足下若能過此當不憂寥寂也三房令妹聞與許家已約昏矣此佳婿也二房令弟昏事亦宜與令叔相商蚤訂大都古今時勢不同古人仲春親迎其問名諸禮在氷未泮之時則無早議昏之事今世大都結髮爲婚則男女十歲上下即宜留心擇對

遲則難擇也所房四孤念之惻惻令尊君去世蚤足下同
憂之恤必深撫幼之道敎誨夾持是第一事保守家業尚
是易也

與吳汝典

維正先生適過故令先叔十劄浼其轉送若足下錄得稿
本仍乞見擲以當畏友晤對之益不佞没齒則歸之令弟
為手澤之珍耳二令先叔前劄亦若是也鄔氏米已寄到
否前以陰雨之窘不及往看至今歉然幸足下加意照及
韞老與不佞於行素兄之交亦因足下叔姪兄弟推廣之
耳哿矣富人哀此惸獨諸惟鑒此

答吳汝典

別後三令叔見過又此得足下所附錢使書備知闔門安好慰慰歲晚入薄諸事宜從減損又況衰病餘生布袍蒯屨已非分之所宜履襪之惠過於精雅雖不敢決違來意祇當轉贈他友耳家用不裕亦免經營斯亦古之人所稱淸白之後好消息也學問之士素位而行處富厚從富厚做功夫處貧困從貧困做功夫方是實用其力方見有得力處否則道理終只在書册上也秋間履畝日與佃戶相涉頗有所體驗否惟足下及此少壯努力從事無大小無精粗無微顯無一可放過也不使老而無聞自惟幼時謂

之無志亦不可徒以時起時倒不能整一故竟不得長進也賢者其應以爲前車矣夔向生兄觸承遠顧煩爲致謝當此淪胥之日澹薄刻苦若向兄者已自絕少但染於彼教旣深勢難復返吾人起足第一步眞不可錯失也

與吳汝典

子善去後深悔冊務一項不及致言於足下懷之不啻屢晨夕也兩令叔丞世令弟俱幼當年賦役不得不付諸紀綱其間即有破耗亦祇目前之事惟實產去而虛糧存遂爲世世子孫之累每見孤寡之家無人經理此弊一滋後遂無可如何不可不慮也今年正值開冊兩房戶下有推

而無收當亦勢之必然三房產薄所開除者亦無多足下心目一經可以瞭然固知不至有失間二房年來產破已多揆之理勢自應議行推出使將來賦役之累稍輕但里書之弊不可勝言以至賢主之詭避居間人之陰陽上下知數人之營私蔑公均所必有自非悉心專力清查其間未有不受其欺蔽者獨予何知焉所恃賴者尊行而已竊意雖有四令叔之主張恐足下亦當不愛心力左右其間也已去之產何日仍來賦役之煩將來益甚在令諸弟成人以往其克負荷與否則雖兩令叔身存亦有不得不聽之實實者今日提攜撫翼俾之他日不至失所所在足下賢

叔姪不能謝責也得則無功可言失則誰任其咎誼託通家不敢隱默統惟勉力

與吳汝典

向生兄來知閤門安好慰慰但未知足下進修之功如何兩澤鮮少頗涉又將造學加以流傳講辯雖未必果有此事然處今之日意外事俱作意中看應之方不困耳幼學二書附返居業錄向兄貸假讀否鵠信好學友輩中大難其人假以熟看必有益也敬之附此道意

答吳汝典

承假學蔀通辨伏讀一過知先生故誠蛇驅虎豹之心切

矣自歎窮鄉末學弗獲早見是書以致功夫枉用老而無聞也別來進業如何聞寓梅里將以醫學著驗俗多庸醫今取古人寶藥以自晦夫豈不願又況游此凶災在足下亦非得已但慮茲事既患妨功復患奪志竊見一二十年以來朋游中多有託跡者初心未必果同流俗然往往漸失故我可驗習之移人深足畏也往者僕嘗假館郡中令先叔遺書相誡有云龍潭老人之言得毋可思於今未之敢忘特附此義進規足下倘能不遂而復乎古今人遇之艱難過於吾人者眾矣

答吳汝典

醫學未能信於人未必非足下之幸館穀無益於治生亦足喪志不止妨功不佞今日有如觸藩之羊縶廄之馬深悔少壯不能力田以至於此足下有意爲之較之醫業可謂猶賢乎爾終非敢聳也治生一節立身攸繫亦孝慈所關吾人今日商此正如救荒之無奇策反求諸已七年之病三年之艾耕桑而外無餘事也不佞若得五畝三畝之圃挈妻孥終老其間斯亦小鳥之鎗榆人徒之無懷葛天矣視茫茫而顚星星何心復攜三尺稚子旅食數十里之外哉頃歸收穫酒熟芋肥不及與鄉里故人作半晌情話臯臯而東顧影自歎而已耿耿總俟面悉

與吳汝典

前者匪竊流闖闔門一番騷動目下想各返舊居也久欲過候因暖燠畏暑兼之亢旱農人桔槔之苦吁嗟望澤之情不欲見聞愁坐一室而已非獨拘攣弗達也足下近況如何新功又如何念之念之前示遺書二帙雖粗讀一過尚欲抄錄幾件稍俟秋涼奉歸也令先叔遺劄復簡得數紙先此附到其外更俟簡出嗣寄也秋冬之間令先叔葬事即未能遂舉恐決宜權殯北山此後鄉邑事勢正未可知爲念疇昔舉家遷避之時能無瞻顧乎竊念足下於書卷義理得力已多少年涉世未深人情事變或者有所遺

略學問實際正當於此研磨然後遇事沛然應之在家在邦庶無悔憾不佞今已衰暮尋省往昔終是歲歲一癡人事罕接故每至於遲鈍失措耳足下抱此美志豈忍以閉戶書生畢此一生今日所養一有不至難以與人家國事也然正非尋常應接之外別有一項研磨別有一種道理也大舜耕稼陶漁即耕稼陶漁以學伊傅耕築即耕築以學爾矣不佞三十以前事物全不經心後交倪寄生寄生亡復得季心深受切磋之益然初病已深不堪策勵也足下其以不佞為前車矣二房兩令弟讀書長進如何後學規訓二冊特煩轉寄初學唯有栽培根本正如植種是良

而終不憂根荄也造次附此不悉

答吳汝典

年來館絆甚於往時以是親友概從疎濶如足下不至半邇即經年不得相見也向兒過知令先叔窀穸將治大爲慰心承委作志義固不可以辭但言之無文恐弗足揚盛德耳時念尊先君歿後足下兄弟弱齡之日有令先叔倡導於前令先叔身後兩子幼弱復得足下主其大事加以教率異時孝友之風世世弗替豈非東海盛事遠近宗仰乎諸惟勉之而已謹俟卜日既定一造柩前稍效執紼以展存歿之情率此附復

答吳汝典

令先叔誌墓之文，足下前書懇惻，不可復以不文辭。多費往復，抑揆以道誼，亦有不得而辭者。率爾具草，殊愧俚質，但事取紀實，似不足嫌。惟於懿節尚恐闕遺，足下更一删潤何如？讓繼產以立義田，在世人則爲難，在賢者特百行之一耳。往時二令先叔誌中已及之，故不載。令叔祖曾以祠田經始錄序文見屬，尚未應命，他日不免尋有文字，又不必篇篇俱見也。營葬種種，見足下致雲老書，敬慎如此，深慰鄙心。目下物力大艱，生壙或可不作否？況凶事不豫亦禮也。墓地去家差遠，又闊穴近山脊，殊難爲人力也。百

凡料理務極精密詳備足下兄弟未嘗茲事雖賢亦非一人之力所能任令姑丈鄔季翁可以相助其作墳諸役之勤惰良否與諸事之可裁不可裁朱渭老閱歷之熟細大可商即不妨懇其指示往者吳擊千兄舉大事承渭老不以形跡爲嫌亦惟足下兄弟推誠而已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凡事歷過方無失踐無有不然鄔老才固長又經事貫故事物至目前便見條理可惜時日迫促不及與之細商也地遂身絆不獲稍效區區諸惟見原

又春來陰雨日多宜豫爲雨備臨時方不費力發引天氣晴和早一二日不害不必拘時日也埋誌卽遲遲不

書凡事固有本末輕重也

與吳汝典

足下近習敎事自己體驗身心損益如何念自有知以來先生日多一日誠不知於世敎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僕自省身爲此事既三十餘年於變化作興之道猶茫然不知所措徒有技窮力索之歎中夜旁皇而已足下其有以起予乎前晤山中[illegible]兩兒俱勤勤問及足下似欲相與究竟醫學者足下有意一遊樊兒乎先儒謂切脈最可觀仁又敎思無窮仁也但仁與不仁所爭俱不在遠今皆從事矣足下以爲何者尤難亦嘗與向生兄商決此義否

與史汝典

別後門中各各安善時得從商隱先生大辛兄訪問大略差慰遠念但未悉足下用功如何所得力於學問又如何也凶歉連年貧士支此困頓可知吾人今日困窮乃其常分特欲不失所亨以見志力耳僕水災之後繼以疾病無日不在憂患中夙夜自惕惟一息尚存不敢忝所生之念未之或忘而已然老而益衰不堪昏眊爲可悲歎近者商老已梓楊忠愍公遺筆及温寳忠先生母訓及令仲木叔所輯忠節公家誠數種將有成書往年令先叔所編中丞公集中有語錄一二卷意欲并付梓人以垂訓於後當必

仁孫所不拒者專走人以請即望發來抄錄其原本一月後即當緘璧不敢有失也適有小恙不盡所言

與沈敬夫乙巳 原注先生晚年方受敬夫之贄兩書俱在未及門時

疇昔相晤言論之間見兄每爲色喜嘆於鄙語有會心乎祥平生拙學自顧如布帛菽粟初無足異而食之可飽衣之可煖不敢同於他人譬若誇述海外奇珍御於日用無補也旅食半邋於茲六載無可爲解嘲者故遇兄下訪輒爲喋喋唯冀及此少壯努力從事日有就月有將非特令表兄之所切望亦知交之光也憶數年前寓居里中書聯句於堂云四海良謀唯井牧六經大義具耕芸士友往還

朝夕所見亦鮮解其意者鄙人之意特謂農政廢四海困窮矣若欲綏萬邦屢豐年非井牧不可而學者深造自得正如服穡力田朝夕有事勿助勿忘而已若此淺陋已少同懐則一方志業可知用是長思結舌不敢輒向人言其所不欲聽者若夫人所欲聽則又非鄙人之所欲言但覺寡言之無咎辱兄信愛之深相見既稀復不能久言有未盡布此以當一晤

素臣令弟讀書不輟聞之可敬學問之事必由讀書有得方能無敝陸象山雖云若不識一字也要做堂堂正正之人此爲泛讀書而不知修身者言之可耳豈知人不識字

做人縱有可取錯失處多看義理終是偏枯不中正也聖人人倫之至事無大小俱有成法不讀書何由得其成法而循之不失之過與不及乎醫卜種植之類尚不能廢先傳而況其大者附此道意

與沈敬夫

久不相晤想吾兄躬耕奉親之餘讀書所得當益深也凡人負此血氣心知立於覆載之間何事不可進取故孟子曰有爲者亦若是也某衰老已矣惟兄及此壯盛努力從事正如服勤於春夏乃望有秋耳富貴福澤有生之厚未必非天之所薄貧賤憂戚賦命之薄未必非天之所厚古

之人從此勘入故能不失所亨也易之困卦剛德爲善義可見矣萃附不一

答徐重威

一載之中相對無幾殊懷歉然臨行念足下賦別之志歉爲有加惟足下本此志以爲學終身如一日則何學問之不大有就乎蓋人學問之際未有不始於親師者親師則理義之學有益即俗學亦有益不親師則師之愚者無益即師之賢者亦無益也巫醫之人只望人疾之有瘳其實師友之心皆然但世人知巫醫之用心而未察師友之用心或者所見高下大小邪正遠近淺深有如氷炭之不相

入則不得已而如醫者之囊藥而退耳不佞館穀餬口二十幾年子弟閱幾十輩而志合者不能數人非獨不佞之愚與學之俗也足下文字之業將來不憂不日進但理義悅心之際愼勿爲流俗之汨溺耳自初學至聖賢只有擇善二字擇人而交擇書而讀擇言而聽擇行而從吾人終身功夫如是而已而要本於一誠足下秋間格䙜一事可推其餘矣

與徐重威

鈕筆容來言四令叔暨足下一門安善慰甚又言今年租入全以委之那老管事可喜可嘉孝經云居家理故治可

移於官事有大小理則一也凡為天下與國與家總非一手一足之力其要只在知人善任而已故孟子曰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吾人日用苟能知急親賢之為務則於道思過半矣其失之者亦鮮矣不佞往來郡中見諸家紀綱未有若邢老者故聞而樂之若足下於其大者苟能推此而一一得其人而任之不亦善乎因平日見信之篤附便言及

與徐重威

入夏以來念及足下輒思鼓枻一晤其如賤體近來屢屢疾作五月間不能進飯六月初得楚老藥之而愈七月下

旬復病八月下旬返舍方得進飯不敢服庸生之藥以取喪亡委心任運目下差得小愈故能執筆致問不審尊君自六月中旬信後更得平安家報否足下初任重擔不審近來諸事妥妥支吾頗不費力否鄙無大小內以謀之四令叔外以商之施先生老成更歷事故必無蹉失也諸惟敬慎人情叵測勿為所乘勿輕動意氣意氣最害事也

答徐重威

辱手教懇懇於義利之際具見用功近裹將來所進宜未可量大學咨嗟於末簡孟子反覆於七篇蓋不特王道霸術君子小人於此焉分貨人與禽獸所自判也吾人雞鳴

勤念以至解衣就枕事事體驗刻刻檢點正要此際着力不甘輕易放過以自即於匪類者此也今日普天之下勞心焦思殫精畢力卻爲何者鳥獸不可同羣非斯人之徒而誰與念之真堪痛哭惟富年有志之士百倍珍重而已承諭十畝桑間僕之素懷非一日矣顧此亦有義有命不可必也至於後人之計則又不在此孟子云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子孫獨要不肖耳苟爲不肖雖萬頃何益苟賢矣雖無立錐何患哉且未論古大聖賢若舜禹伊傅關國承家且如漢宋之間如倪公寬范公仲淹呂公蒙正諸人何嘗賴先世遺財初亦何嘗有中人

之產以給饘粥哉去秋足下謂我當攜兒子出門不令長在母懷斯言夙夜在心未之敢忘今定於九日挈之至牛邏矣此俗登高節也泰山之與邱垤類也高莫高於讀書上達故特以寓意焉承惠佳墨以及兼金受之不安適墨將之用金則藏爲兒子就傅時贄幣之將彼時亦省一番經營揆之於義亦不大害但愧無以相報耳西山先生衍義曾熟看乎先生有言此人君爲治之門苟有用我執此以往然實則士人爲學之門也修己治人原無二道看易近益有得乎猝復不盡縷縷

與徐重威

歲前庋能與足下兄弟款對幾日不意事勢至此竟爾弗邇可歎也今年肄習所同何人大凡朋友志尙先不卑下方可相與有成若一向同乎流俗則雖朝夕皇皇不過努力下達而已足下生質素厚志趨亦欲向上所苦不免流俗之牽東方先生所謂利鎖名韁是也武塘丁兄聞之佳士也今復共事否良友不易得願與久要焉廉伯兄寓舍密邇時從往還必有益也道遠希得會面附此區區少壯歲月統惟珍重

與徐重威

相去日久一夕晤言固未足以盡所懷復以憂悴之餘身

心俱苦尤難支吾晨夜也別後甚歉甚歉足下秋來讀書興味當必大佳子恆兒力學如何僕衰憊益甚日常動息唯有悲歎窮廬而已拙作附覽可以得其近狀矣足下生質自美而不免習俗錮之是以未見過人東方生所謂利鏁名韁沒人真不淺也吾人一日但能以半日應酬及游意藝文以半日讀正項經史其應酬游藝及讀書一以照顧身心爲主則自能日長月益願足下以僕爲前車之鑒勿迂闊視之自箴約語各二足下兄弟試同覽焉未嘗誌以見示

答徐重威

不晤日久念想爲勞承顧復不獲見所爲益惆悵也縣廢之惠僕所不穿但不欲重拂雅意留贈薛楚老以報方藥之賜則猶足下之起我疾耳尊君令弟遠出目下租入不免足下獨勞閭嘉秀兩邑秋成不均特甚不爲分別則無以服諸佃者之心一一分別又慮不及精詳足下何以處之矣家國一理事無大小處之各得其道方爲實學使者行急猝復不盡

答徐重威

溽暑之中精其筆墨遣人遠致手書深感愛我之切僕自閏月以來賤體抱疾未嘗愈也然飢來驅予不能自由見

勝慨然所論祕笈之書竊意雲老未必欲印僕亦不欲相
勸蓋此書與黃氏所藏農政全書版不同況陳繼儒近代
得罪名教之人也徒以生於末俗故令得保首領以沒惡
可容於堯舜之世乎往時之刻在高氏已爲無識尊君有
意修之殊爲不必天下人心陷溺極矣士不得志於當時
諸於世教有害者不克埽而除之則亦已矣可復推波助
瀾乎戊戌之歲會與尊君商及莫若選存幾種其餘盡刪
刮廁之迹沽梨棗於坊間亦足以貨與時貿物無爲復起
事端爲費貲力也若乃養生之說自昔堯舜禹湯文武周
孔思孟未聞爲之愚不敢學也程子有言夏葛而冬裘飢

食而渴飲節嗜慾定心氣儍平生服膺唯是而已然已有所不能何敢效山林枯槁之士遺棄人羣自私有盡之形軀爲哉嘗思陳白沙陽春樓靜坐三年因而有得不知三年之中人倫事物闕失幾許果其有得當自痛悔往不可追而復沾沾色喜持以教人是誠何心哉鄙見往往與人難合大率類是然不能不爲知己一竭其愚也

答徐重威庚戌

接來劄具見志尙向前喜曷可勝但所云脫卻韁鎖何言之易也言之易則踐之難可知實未能也夏知之言於初學之士志卑氣苶及沈酣流俗而不能自拔頗有激發處

未爲無益但其病根已伏於此是以君子惡之僕三十年前無有名師良友指示學問之道亦嘗努力從事恐不祗若足下今日所謂惘然者久而悔其無所得且將入於蔽陷離窮而猶自以爲是不覺其非也逮後遜志於濂洛關閩之書於先聖賢遺經反覆潛玩始慚向之高趾遠目指日聖賢之態始於無恥而極於無忌憚皆其有以長己之驕而益己之慾是以痛捐夙習以求一日之當乎理道於今茫然若涉大川之無所止泊也然此習心既已深錮尚苦乘間竊發爲存心修身之害願足下鑒此勿踵厥失也世方濁亂正道晦蝕衣冠之子卑者溺於富貴利達高者

禪學而已究竟卑者害淺而高者害深有志者不可不深察而明辨也前聖遺經昭若日月人特自絕於日月之照臨而索之杳冥深昧之域故失之耳初亦何難辨哉尊君前以著述示教欲僕稍爲商訂所以不果來者非欲爽約也非故爲難也岐黃一道向末之學故弗敢贊其末議耳凡百學問俱有門庭閫奧即使粗涉其藩籬猶恐輕率爲言以貽後世之惑以來明者之責況全乎未學而可妄以私知小識測之乎其爲尊君之累懼不淺也此意惟知己鑒之令抑威弟尚宜多讀書少涉外事爲主曰涉外事不但壞人品地雖於家道亦弗宜也承有初冬見過之約此

不敢嘗鄉土荒涼弗堪人情多不可測又僕旅食於外家中無人欵接徒滋不安若欲學問相長則百里之間多人往來筆劄儘便餘不悉

與徐重威

近得連晤又得爲信宿之聚亦近年來所無者足下以僕衰病之餘視疇昔進退如何吾人平日爲學大指專守孔門博文約禮之訓以終身而已讀書窮理博文之事也切實踐履約禮之事也願足下日用功夫篤信勿惑也孫商聲兄湖濱之秀傑也素館潞溪有令望矣今以凶災異常吳江人家罕復有延師者故欲於吾郡覓一館席以支賦

稅前者曾爲足下言之而未及以此意商之施先生及尊公故特再及之語曰善人在患弗救不祥文學道義若此兄何可坐視其失所乎且人家延師得若此兄者實亦子弟之幸不專爲此兄地也凡事無問大小專爲一邊必不可爲僕與施先生一輩人老矣足下樂多賢友似此少壯力學之人亦正不可少也人惟良友之益無窮僕所以老而皇皇不能自已者以是耳切惟留意施先生與尊公前煩各致之不更啓

與徐重威 庚戌

小僕東行以一緘令其送到想入覽也所商孫兄館席有

可為之地否念之念之孫商兄與王寅旭先生皆以震澤水災甚於吾郡故相知胥為之謀或授經書或課舉業無不優爲得使自食其力而無賦稅累其胸中則亦友朋之責也今語溪已得一席可以處一人矣若於郡中更得一席東西分教非特兩賢俱有卽次之安我等亦免伊人水淚之慕也張佩葱兄足下所夙欽其道誼者今以便道來訪施先生與尊公及亦臨予恆諸兄知足下樂爲之周旋因以請教之也世教久微人才淹鄙希賢希聖之士常千百里無其人今遠近同人志應如此可謂吾郡後起之幸天道無往不復每思我生之初雖盛平無事然曾無一人

好修如目前諸兄亦未聞有一人言及學問之事者不謂衰暮覩止剛長鼎臣正如漢文時山東父老願須臾無死以見德化之成也與言及此何勝喜躍施先生與尊公必有同懷不及另啓即以此白可也

答徐重威辛亥

足下前書阿蒙句甚善充此即希賢希聖不難矣人所患者惟不日長月益自少至壯壯至老終是此等人耳大學引苟日新之言論語有一日用力之語只爲不甘心於舊時行遝而已足下近者深念萬物一體而惻然於凶飢流亾之人此念甚不薄也本此充之使滿腔子無非惻隱之

心則庶幾矣然亦須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正道理一而分殊異端二本而無分之義世人自己膏粱文繡而不顧人之飢寒者固非亦有加德於僧尼道士而不䘏門內之艱難者亦非也凡說道理每體驗到身心日用方是不爲空言二理至郡來訪足下兩次俱不遇一宿於尊公一飯於令弟想無人言之故不知耳不必爲疑然世多有以婦女僮僕不曉事使其主人得罪於君子長者亦不可不察也僕老病日甚而家貧子幼內治田桑外資教學方免死亾謗曰不做不活安敢望休養乎粘壁二則附覽

世人論學多說做聖人僕只說士希賢賢希聖世人多

說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僕只勸人讀書世人多說精一執中僕只說遜志時敏允懷于茲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如是而已因見信故及

山陰先生曰常思一日所行不負三餐茶飯否況此凶飢目前之人糟糠不給奈何不夙夜念之

與徐重威 壬子

抱病而來承足下惠我以藥物益之以凶年之玉其欲生我之意誠殷殷也感何如之到家臥起十日服楚翁方十劑初五日用老相招遂往語溪又服用老藥十劑賤疾已去七八竟有再生之望矣但念涼德末學猥承諸相知之

明德不能無少慨於心耳病起之後卽當乘此涼秋佳日東來作晨夕晤遊爾時道義相勵以稍淑餘生庶幾有當木瓜之義云爾恐尙縈足下遠懷先以附慰久不能親書作此亦欲足下知目下精力粗能自支而已

答徐重威 甲寅春

旬日以來脾氣略健然十之七八尙未愈也承賢喬梓垂情屢以良藥見惠感何可喻古之人一食而懇懃於冥報有以也亂離之中人皆廢學坐使經籍道喪異時無以應明天子之求自古歎之顧足下敬守家學勿稍怠遑也老病餘生妻孥亦度外置之矣將來擬造一小舟坐臥其中

隨其風之所至而休息焉則與知巳得以終朝累夕談說逝邀於菰蘆荇藻之濱桑麻禾黍之側矣足下能從我否乎雲翁契得腎氣丸昨日服起明晨當與來藥并進尊先生前致謝不盡

與錢子大 乙酉

數年聚首今日遠違能無念之足下自審近來志尚及日常動履何如自古聖賢教人爲學之方無不徹上下而言不可視爲迂遠闊於事情非此日切務也天道十年則一變人事十年則一周夙夜存心能從親賢樂善遜志時敏之語實用其力即將來所就自能過人令外舅令長兄八

品學問不讓古人先尊公所以貽其後人莫不薄矣足下敬承此志繼述之光寧有他哉惓惓

與錢子大 己酉

接讀令長兄手書知足下近無所失又聞令室已親家政又稍稍育繇此皆可喜古之聖賢修身齊家之事實無甚高難行惟是庸德庸言此心不敢自肆內外大小克勤而和則休祥集其門矣足下自今年力日進但能使血氣漸定遇人則辨其臧否遇事則審其是非好惡取捨不回不惑即可爲克家之子矣故人區區所爲與足下二三骨肉至親所夕期望者豈有他哉昨在烏戍見二理求執弟子

禮於淩先生之門極爲懇誠夫二理年已四十厥子已長於淩先生則又自忘表叔之分乃能折節如此不覺與佩珌兄弟嗟歎以爲有橫渠之風此其好學可師也論語三人行必有我師又云見賢思齊凡人惟是秉彝好德之良真切不已即人之譽無不可於已取之而有餘而視彼自暴者拒之以不受自棄者絕之以不爲其下愚之不移矣僕與足下朝斯夕斯不覺九易寒暑愚父子所叨飲食庸俗之惠可謂豐且久矣又重以尊先君之成命隱懷深疚惟是不能效分豪之益於足下而足下自去冬別後首春見顧者一繼此遣使者再用意何其至厚但僕之所望惟

願以德義自珍幽則有以仰對尊先君而無忝明則可以大慰令外舅令長兄而無歉則僕之面目得有所施其爲寵光何啻百朋之益而已惓惓私懷不自覺幅紙之欲盡也

與錢子大

前往鹽邑不意三宿於朱令姊丈家歸途因呂先生行迫不獲停舟復晤足下欲言甚多懷之而返至今耿耿也但念疇昔數年朝夕無大小淺深莫不與足下諄復言之今日雖更連牀累日不過丁甯重複不能有加也臨行自箴之作言約義長部入平生所見祇此而已自謂可以對令

先君於九原者已無他義唯願足下反覆以思無置罔聞也其最切要則癸卯初冬粘壁毋聽讒邪而薄骨肉勿比匪人而遠正直二語及粘遺安堂柱故家子弟二條足下豈忘之乎若果終身守此古人所稱克肖所謂保世承家恐亦無他詩云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豫之六三遲有悔其上繇（范刻作爻）曰成有渝無咎程子曰人方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莫不愧恥人當少年之日上承祖宗之庇不知有生之艱不知全身之[illegible]鮮不以逆耳之言為惡憎然如醉夢之人他日潰敗之後焉有不悔悟者但至此乃悔雖悔莫及故聖人以遲為戒然猶愈於不知悔者故雖成而猶

望其渝也此等義理講之已素讀之已久當必未之忘也故再爲足下陳之宅間今年不延師傅實是不祥僕與令外舅令長兄苦口二公以爲必俟足下自發此意方能受益故不免有坐觀成敗之失夫人一日不學百邪並作足下目下自顧不知何如外附四題試作文字見示（展芬按苦口下疑有脫字）

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法語之言　一段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有孺子歌　一節

與錢子大

足下前者得罪於令長兄　必爲匪人所簸弄欲使足

下孤立也今頗知悔否春秋傳云凡亂臣賊子啚無君之心者必先剪其所忌而後動於惡此足下童而肆之者也此義有何難明而受其蠱惑至此足下不幸無父內有長兄外有　父相與夾輔使得成立所謂無父而有父也若足下能成立能保其家則彼亦何利焉故巧肆其離間也范刻以下疑有闕

答蕭載臣 辛亥

僕已久欲造候尊公昨商隱先生在此即欲同來呂先生挽而止尚須再至也吾人功夫只存養省察二者相爲始終無少壯無初學成德自强不息唯此而已造次顛沛必

於是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修者於此必者於此也中庸首章先存養末章又先省察蓋二者如車兩輪鳥兩翼廢一不可其克治則固有偏有失而後用之省察之縱事也讀書是士人恆業故特言之其實無所往而不然世之務博覽者知讀書而不知從事於此爲異學者好言未發之體而不讀書是以非無美質而衣冠之子求一言一行之幾於天理而不可得也所論大指已得無他精義令姪生質既醇厚但以義理之書浸灌之足矣課讀不必過勞不一

答黃載臣 辛亥

足下之行固有沈溺之道也初聞大爲惋惜已而見仁左

昏惑可知外誘易奪不敢深咎足下矣七月中旬疾作於海濱生死存亡不能自保則又有我躬不閱之歎至八月初賤疾稍間從■兄弟得接手教并所致■兄弟書知雅悔於志隨作辭歸之計此爲復之不遠直爲足下喜矣但其中有不能不蹈流俗之失者家貧親老之語每見世之勇爲不義者多以此藉口夫家貧則有固守之誼親老則有志養之文聖賢遺訓至爲昭明未聞身之不卹而卹其家子貢爲之而歸過於親者也抑胡不思之甚耶記曰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平日讀書求志得力不得力全從應事上驗之往年沈丹曙兄不能勉從寅旭先生

之勸而就京邸之館到彼大悔厥心而歸歸而深戒朋友并以進取爲決不可可謂過而能悔悔而能改者矣今日不佞亦無以爲足下贈也即所致[illegible]書中勸勉仁左者乘此悔悟之後一切自新嶄然樹立而已力疾草答不盡所言

答董載臣 壬子九月

兼金二封領到來日當即致舍親矣災眚繼作遠近震懼上天誠不知其何心深念吾人久於覆載間作一大蠹當此無一事能爲補救徒有臨淵履冰之心夙夜惕厲省愆遷善以庶幾於譴罰之惟輕耳接手教具知新猷僕無似

何以相勖惟願誠切用力日新不已而已四夏兄篤志好
修正可互相資益匪特褻士聖功爲得宜爾日前聞此爲
之兩慶相見尙迨雅懷

與董裁臣 癸丑

承賢昆仲欲遣一力代渠筋骨之勞不圖先有所往此僕
之命不當稍安也然感相愛之雅則已多矣張企周兄少
年合志友也今以室家不愜之故棄倜而出某憂其易至
失足意欲商之尊公不審山中別業可稍留之爲讀書之
地否懿德之好知有同懷附此不一

答董裁臣 癸丑

朝暮漸涼足下與呂家兄弟讀書之樂樂何如人在往古來今之中雖及百年直同一瞬終身履道何能不汲汲耶流俗勞擾無一息及於學問營營視息下齊羽毛鱗介抑何忍此遺體之垂乎足下將來賣藥之說聞呂先生云出自尊君意想因足下近來進取意極故激而出此耶大孝尊親其次不辱虞舜德爲聖人畢竟在尊爲天子之上況求則得之舍則失之與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者分數蓋大遠耶人家子弟少年之日最患無志有志矣患生質不敏生質敏矣患衣食不給衣食給矣患無師友無是四患即有百挫不侵今日垂老無聞自顧少時亦非無志生質亦

悲不良至不幸在無父而困衣食又鄉無善俗里乏師資以是碌碌一生以至大耋之嗟猶賴秉彝之良不甘自棄於流俗求師求友於與居與稽妄希尺寸之益以無忝所生也以視足下今日備百幸而無一患奚啻霄壤乃一旦將下喬木而入幽谷此嚶嚶之鳴所爲不能自已也他日容就尊君痛言此意以成足下之志也前晤時憂及復公恐不能遽返初服誠有可憂者人非豪傑鮮克自拔一入世網所謂利鎖名韁陷人深矣正如素質旣就染肆紫綠碧黑惟人所爲而已輾轉思之徒有歎息所望涅而不淄我朱孔陽爾語類之書看至何卷所得力者如何近日人

將從事於考試又是一種勞擾此中正好體驗自己學力呂先生歸極望寄信海濱當同何先生西來相見亦知不遠

與呂仁左 辛亥

前者六月十八遄遣小价轂農工南來專欲激足下之怒而動其愛惜物力之心也不意足下怒則有餘而愛惜之心未之一動嗣後所聞且將益甚於前日可謂沈冥於豫弗念厥紹者矣孟子曰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僕至此已宜付之歎息置之末如之何而已然念令先尊君疇昔之交好與令外舅少壯以來之分誼與足下近

自三載之間日師日弟子已非一日則猶未忍悲然坐視
等之道路之人者故爲述其本末而冀足下之感悔焉不
佞棲息語談之日足下未生也尊君年方少而志行有高
於人時賓客滿堂而於不佞殊不落落故僕亦雅愛重之
至壬辰之歲携家以歸而尊君亦已下世矣君合外舅則
三四十年道誼之篤桑梓之中亦無多人往年尤氏之子
昏迷無度而小女死於非命則又與不佞奮同讎之擧者
也是以年來足下過從不佞未嘗不以故人子弟相處其
視一日之長意校殷殷也今足下舉動若此非特自待過
於菲薄亦使不佞有何心顏以對生死之交乎去年錢氏

之子一番決裂不佞屢語商隱先生云使令弟之視長兄有如仁左之視叔父豈不甚樂且同人每稱百里范刻作我里而西子弟之賢無如呂氏用老父子使仁左無父而有父[illegible]兄弟使仁左無兄弟而有兄弟而仁左之於用老不啻父子於[illegible]兄弟不啻親兄弟一門孝友眞不易得而今日足下一比匪人百度迷亂竟至於此可爲痛心也且使旁人指而摘之曰彼夫之門東有錢子大西有呂仁左是又使不佞有何心顏以對鄉黨朋友乎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今誠欲改轅易轍以圖自新在足下一念轉移之間

而已試且清夜反覆以思先人之遺體宜自愛否祖宗之遺業宜敗壞否盜賊劫人財命使人寡其妻孤其子彼匪人之心術有殊盜賊與否與其內不理於伯叔見愛於寡母弱婦見輕於僕婢外見絕於師友見快於嫉惡之人見嗤訕於鄉黨以滿足匪人之願欲循此以往可以久長而無患否不讀書好修不顧人非笑衾影自顧面目不可憎語言不無味否何如一旦翻然復我故步內外親疏之人有不欣欣然喜色而相見乎董載臣朱復公皆足下之親戚相愛之至者也載臣貽書勸勉甚力復公行且不久到此其意可知也使足下終迷不復其亦如此二人何不佞

病且一月不能執筆久矣力疾草此萬惟鑒此而三思之

與呂仁左

前日所獻鄙言足下以爲然乎以爲不然乎其以爲然則當有見可之語其以爲不然亦當有辨論之辭不應竟置不理也今有兩題可作文字示我讀書作文隨處皆可不必定在書齋也日暮文字不到明早將扶疾坐索矣

見不善如探湯　子絕長者乎

答呂仁左

愧恨一念必不可無但　自問此念誠與不誠耳誠則能改圖自新不誠則徒然爲欺人自欺之語人之喪失其良

心鮮不從此益甚也大抵人之過失多出於不知而爲之知卽能悔若知而猶爲之則爲怙終之惡也又不可不內省蓋此際關係非細微耳來文一篇領到王先生令叔巳皆見之矣次題卽望作之

答呂仁左

不佞非欲人多作文字者出題索文蓋欲足下緣此收束其身心不使放縱耳尙書三風十愆俱以敢有二字發端蓋人身心不檢束卽將靡所不至耳足下前此爲匪人所牽此爲欲敗度其繼爲匪人所敎輾轉作過此爲縱敗禮所以一旦至此皆出不自檢束其身心而巳古之聖賢猶

然檢身若不及慄慄危懼若將墜於深淵者豈虛語哉豈眞迂闊哉來教自後當潛心以聆訓誨何幸得聞此言太甲曰旣往背師保之訓不克於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維厥終願足下持此心至於恆久令先君九原其日望之矣

某又啟

與呂仁左　癸丑

胡祥甫遠近瘍科未有能及之者也又其爲人不佞與佩葱素所敬信足下就之治瘍可謂得醫竊謂疾之遇良醫猶學之遇良師也但能篤信服從所患當必去體語曰去疾莫如盡又曰病加於小愈願終始一意敬之信之自身

日常與居尤宜愼節旣不可忽醫藥於疑貳復不可全恃得醫百不加愼也弗及面晤切囑切囑

與呂仁左

足下就醫之後所患能全痊否念切念切令先君葬事旣已在心令叔所商祔祖之說就目前事勢而揆莫踰於此爲子孫久遠之計亦莫踰於此謀之旣臧惟在爲人子者夙夜矢之必舉而已斷勿回惑也令先君早世足下方在襁褓泣呱之日自非伯叔在前多方保護敎誨何以得至今日至於令叔義方之愛不殊己子願足下終始一意事無大小稟命而行內不惑於婦女之細言外不遷於婢僕

之邪間則庶無後憂矣至[illegible]兄弟當親愛如同父載臣復公當敬信如弟昆此毋論修其孝弟必自此始設或一念微隱之際稍有乖違便將得罪於天古之人有言曰食息動靜無非天者天豈遠乎哉不佞念在世好往歲重以令叔之雅忝居一日之長不敢不效忠告之諄諄也

與呂

東莊左右禾向秀貲豐年之玉孰有踰斯方此梧桐露冷叢桂芬馥明月在庭吟蟋遶戶冠童相對各無愁心興味殊不易得也尊君歸來能謝世網到鄉其數晨夕乎古云陋巷簞中樂耕莘樂處總在同志體驗之何如耳仲秋丁

亥燈下

與弓

冬來疾作之家幾於十而九哭矣門中子弟皆無恙此自天佑非人力也家兄之來君或使之然非尊君之虛明亦何能竭其所知乎自當上念祖宗之培植與造化之有相未可專歸功於家兄即家兄亦何敢居之以爲力乎大凡福慶之集益思修德以應之此與遇災而修省同一意也吾人所得自爲以是而已早間工作來築垣墉適與令弟言及夙興夜寐與夫明作惇大之指此即修德之實也附便以聞于樂仁左并致之

與朱復公呂■

郡中不及與諸老弟同行者，固緣冷人踐熱地有所不宜，亦緣二三蒙子不當大放也。大凡耳目所接，無一不可省驗在已嗜好之淺深得失。老弟今日至郡，一郡人士畢集於此，百貨亦集於此，耳聞目見，比在家之日大段不同，此際正好用心體察也。目下即欲得喪不以係懷，固有不能，但須時時提敎此心常向高明一路，即流俗不得牽拽以往，將來自有過人處也。世人作事鄙猥者多，語言差異者亦多，然不可謂其全無善者，若有可采取，弗以對非而遺之。苟其反是，探湯之疾必不可少。其珍奇玩好，直應糞土

視之若遇好書宜多方設處買以來歸雖資斧不足可弗顧卹也黃勉齋輔慶源兩先生昔嘗戾止吾里文集嘗極留意憶僕二十餘年以前赴試會城見飢殍遍於衢郭則惻然不忍覩聞而秀才皇皇營求進取則實深鄙之以是入城惟以尋覓舊書爲事出闉獨步湖山僻遠之處徘徊竟日而返暮息寓所則與知己繙閱書間所得之書胸中浩浩未或以得失動念也然終不克自力老至無聞適足悲歎而已居常省念平生得力多在信命二字凡夫讀書不隨世趨文字不追俗好與處身豈滯盤迂不敢犯義妄求以求苟全硜硜之拙守惟此差謂微有過人特於義理

弗能精求其當往往悔吝隨之諸老弟正此英少願各努力自勉別去一旬又半何勝係念友生某謹啟復公

諸老弟世契

與呂[illegible]兄弟

近者囘知足下兄弟為銷圖入圖之事尊君不在家酬應為勞令母舅之來葢亦為此但人事應接何人無之人之一生各有所重足下兄弟方此少年還以學問一項為終身極重之事日間應接之餘便可讀書日間無暇早夜亦可讀書不宜置若度外也三四兩弟先生不在自是兩兄責任然未有不自己身先之而能率從者望足下兄弟檢

束身心自朝至暮仁左近日意思如何爲我道意千萬珍重珍重

與呂[illegible]無貳

晤言半日遽爾别去耿耿之懷不能自已目下身在秦豁有懷未嘗不在廓如樓也去歲曾以足下不以事物經心爲一言之規尊君屢見稱許自今觀之未見足下之有異於昔也頃者令母舅在睡覺之餘廓如樓之碁聲不輟吟誦無聞實慮足下兄弟不免耽玩曠業喪志重可惜也附此相警唯日省之語云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以慰惓惓

晉人風流坐致中原陸沈文士習氣可以敗常亂俗吾人

當痛以爲戒

與呂■

前舟中器用風爐一茶匜一錫壺一宋碗二飯碗三茶鍾二今付來少宋碗一飯碗一他日舟人來將上也庭竹加泥當在八月此僕人半日之勞簷下便器三日五日一出亦僕人舉手之力有何難事不待請於尊君而可令者乃至今未見一錢之覆便器流溢於地穢惡弗堪足下兄弟若不見聞而已至於几案書籍筆墨之亂擲與夫齋頭之灑埽有所不及則亦自家分內事小者如此大者可知近者如此遠者可知不佞所謂不以事物經心者是也

與[illegible]兄弟

古人讀一書便得一書之益欲得其益必先知此書之好處今童蒙訓既皆展讀又加鈔錄見得此書好處何在覺得自家進步如何請試言之祥問[illegible]無貳仁左

與呂[illegible]

尊君會城歸未暑月遠涉得毋勞乎應人之求固有不得已可以稍休亦宜靜息旬日為怡神之計也向者仁左擔石之假不過推錢先生愛我之意以及我之友朋不圖此後即有遊蕩之事不佞既悔於厥心益雖纖微無足供其浪費亦未免助成其惡之一義也然未有急於取用之意

以自此相距秋成尚有兩三月之故但別時既與不佞期以十有八日則此諾亦所當顧不應復有二三以欺長者特如期遣小价走領亦所以使之知浪費之不可也非特內顧之急而已下服一件小兒附上王先生者諸惟努力不一

與呂

金陵人還尊公回信云何歸期的於此月否想門內各各平安可無慮所不能已於耿耿之私前書多有未盡之語非得早與尊君面悉他日必將悔之偶於語類讀夜半聞子規一條頗有感發雖疇昔專於今未嘗不切切縈懷也

足下兄弟日來讀書興味若何不謂載臣又以首疾而歸聚散眞不可常風便附此

別楮

謹言愼行無論在家在外宜無不然吾人一生惟有讀書之樂餘無足掛懷也願足下兄弟深體此意偶思易義否之世三陽在上聖人以陰德方長即有儉德避難之文至坤之四爻則斷以括囊无咎无譽之象占示人矣葢當此之時有咎不可有譽尤不可至明入地中之卦則其利惟在艱難守正聖人繫象則云晦其明也東漢諸君子以不知此義是以及於難豈非千古明鑒又行

與呂[illegible]兄弟

別來忽已旬餘日新之功宜如何也前日所書人生小四時之說人所同也去年所書最難得之說足下兄弟所獨也既賦難得之資又備難得之境得天可謂獨厚可不勤思所以仰對獨厚之意乎不佞自維二三十歲時志雄氣盛未嘗不以奮乎百世爲心及今碌碌以老祇以庸夫沒齒無一可表見於時言之痛心也自古人物之足千古者生平志力之用希不剛毅弘遠過於一世大學序所云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又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目下將往海瀕百里之遙舉首西望暮春樂事不遑甚之深念足

下兄弟及霜威巨平載臣諸年少相知伏冀各各努力相與敬勉中立先生此日不再得之章日宜三復也附此不盡惓惓

與呂無貳

昨以一緘寄莪臣家當未能即達也尊公南中回信度決到矣懸懸之望何日能已於懷耶暑氣轉烈不敢遽爾出門桑戸之下唯看語類一事至六十二六十三兩卷索之不得不知偶遺於佩兄案頭抑尚在力行之堂耶煩一檢點見示在則即以函來爲至樂耳附便不盡所云

與呂[illegible] 癸丑

月初信後復得金陵書問否門內各各安善可知令尊君遠出內外和靜足下兄弟閉戶好修能慰尊君不歎遺念此令日事親一大節目也古人所稱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者豈有他哉日用百凡尤當以奉盈執玉爲心人心最靈智道理只在目前思則得之一言一動卽有是非得失吉凶悔吝無不因之前書所言謹言愼行及去冬作圖以示令弟莫非此意也不佞莽年讀書所得無幾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遊衍之際愈見親切所接人事亦惟厥鑑不遠及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二三處而已記曰善歌者使人繼其聲日來暑威稍退將有海濱之行度相

見之期尚在兩旬而後故爲足下兄弟申復及之疇昔所寄孫商老書附覽若便人往金陵家報中可函入質之尊君也前聞漢園計固已痛惜三日來又聞大辛凶問人生覆載間真與蜉蝣朝菌不異後死者朝乾夕惕何能自已又不特友朋凋謝之悲而已

與錢子爽

足下去後宅中俱平安無事尊堂亦安適但朝夕之計乏人料理殊爲困頓耳令妹已納姚氏之采矣亦出尊堂意及大也未行鳴皐與之相商而行其禮在豐儉之間貧士家風如此爲宜若彼處勉力而從豐則足下他日必有所

不能勉矣尊先君在日百凡勉所不能焦心勞思至於斃而後已至於今日誰復相念哉言之可為流涕也足下此行不俟絕不之聞去年器重以蛟川館地為言足下以為不能遠出竊以為其說竟寢不知何故復有東遊之事也盛族之人紛紛揣度不俟不敢信其果然然何能不以多言而起投杼之意也夬忠節公有言人品須從小做起權宜茍且詭隨之意多則一生人品壞矣今日讀書人犯義犯刑之事一切不顧故不俟迂見以為凡人必能有所不為然後有以自立不然便與鄙夫小人無所不至一類矣足下未嘗出門戶今正所謂立身之始不可不慎也有便

即宜早作歸計若館地相羈則須待仲夏一歸秋間再往亦不失爲竭力耕田供爲子職之事不佞平日所謂擇不義莫若輕者也其餘更無可爲者矣讀書當以溫經爲第一義他人五經未能讀讀尊先君課足下自幼熟此今不可使忘義理之門舍此更無可求昔年有事於漢書讀而未竟適更尊君之喪而中止若有善本可借則假以讀之若無從借得則覓一史冊觀覽文藝殊非急務幸勿虛擲光陰也今年晦仲在寓同事日嚴欲出而尚未能爲念昔年與足下兄弟叔姪十餘輩早夜瞿瞿吟誦之聲達於道路眞不勝聚散存亡之感矣諸惟努力不悉

與錢晦仲

足下在家日久何以不再過我耶昏姻之事不俟時時爲念不偶如此在足下亦當輾轉反側矣古之人寤寐以求豈惟好色之故哀窈窕思賢才天理有所不能已耳更有欲爲足下兄弟一言者不俟受天之戮吾親見背極早不逮一日之養終身至痛莫大於是足下兄弟幼而喪母可謂不幸猶幸老病之父在堂無恙斯亦爲人子者日夜顧天而不可必得者也菽水之將在足下兄弟可不及時以進乎古人有言椎牛而祭墓不如雞黍逮親之存所以愛日之誠有所不能已也而況尊君食貧已久衣食之需巳

爲至約二子合力以供宜亦無難雖難不敢不勉足下何不與令兄商而力行焉

與錢晦仲

前足下從尊君過我時言論甚洽僅來接讀所教殊爲可駭豈令兄忽有異同之見耶爲人之子而使其親有不類之語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果爾則其責仍不得不足下任之也如何而可以說親如何而可以盡事兄之道子從父之令不得爲孝即弟從兄之令亦豈得謂之弟乎孟子從兄之義恐非以曲從爲義也以諭親以道爲孝之大則諭兄以道斯爲弟之大也人要讀書識義理此等大綱豈

得不深體而力行耶尊君手書附返可存爲省巳之資僕所不願見不願見某啓晦仲世契足下

與錢晦仲

一春在家屢得過足下之門與諸令叔相見但語及足下則均有不滿之色叩其故則云凡百自以爲是其在於門中則多口過而怡色婉容有所不足也退而思之足下於不佞相待可謂不失節矣何至家庭日用有失至此乎然不可不反求諸己密切內省也有則改之是所望耳大概做先生極是有損無益蓋主人以及學子多是承順顏色而無逆耳之言最易養成矜驕自足之氣不佞檢點平生

過失亦多坐此不可不痛自懲戒也學問着腳從不怨天不尤人起聞善則拜聞過則喜吾人切實求益功夫因與足下誼厚面時不及一言及此內省實疚故以此相告尙惟克治之勇祥敬啓晦仲世契

與錢範可

入暑再與尊公相見仍布袍也古人五月被裘在尊公適徵其美乃足下所穿紗褶何不以衣尊公乎雖或尊公愛子無所不至弗忍足下暑服不具而人子之心恐未見其安且吉也堯舜之道當於徐行疾行體之凡飲食衣服起居動作之際不可忽也

與屠庚來

令先叔一生淸修素節上不負於祖宗下無慚於師友今已蓋棺論定矣其於嗣之有無不係輕重末亾人雖在久病之身豈不能久豈憂寒餓而急急於嗣子之終養哉今日繼嗣之義凡以爲令弟也令弟年少不知禮義之切於身禮義之大在於綱常倫理人之所以爲人者以是而已身之賢不肖家之興替天下之治亂靡不由斯情不能已故反覆言之天下事有待商量者有不待商量者玆事愚夫愚婦所共曉天之經地之義何待再計而決其遲留不果者物欲蔽之耳理義本於良心之所固有利欲生於物

我之私心凡人之情始雖以欲而迷終必有時而悔與其悔之於後而既蒙父母國人之賤惡何如復之不遠而不祇於悔乎足下兄弟名門之子謂宜以禮義名節自愛無蹈薄俗之失不意一旦反出流俗之下也昨接手教因知令弟執迷不反足下又爲遂非文過之語以相欺誑疾臥之中徒增鬱鬱耳論語之書童而肄之者伯夷叔齊民到於今稱之只尊父命重天倫齊景公雖有粟不得而食只是父不父子不子今一舉而使爲父者不得篤於兄弟在己有傷於父子之親拂人道之大經廢天地之正義何以自立於覆載之間哉至於生子爲嗣之說尤爲悖理天下

豈有無父之人哉不父其父而禰其祖衛靈之所以爲無道也將誰欺欺天乎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賊仁之人傷敗彝倫滅絕天理豈在遠哉只一念自私自利不顧父子之有親是巳反諸此心之良則不忍質之祖父之心則不樂俟諸孝子慈孫則不能不諱皆此一念之爲害也計令弟之心亦不應陷溺至此必有人私之曰如此則有名無實如此則妨進取故令弟惑之也夫進取之得不得有命吾見名門右族之子輕棄義命皇皇進取其傾敗已歷見於前矣枉爲小人何利之有此大學所以咨嗟於末篇孟子所以論辨於首篇也豈竟未之思乎所稱令先叔洽命亦

是洞見沒身之後情事必出於此故爲此不得已之言以慰手足之情至可哀也乃反假是藉口以爲可以欺人欺己不亦愚乎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未聞捐棄仁義而爲鬼神福饗者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聖賢遺訓開卷昭然願足下兄弟努力自愛無爲國人父母所賤所示第一劄不書朞服何也第二劄書朞作基足見心之存焉者寡矣不能坐書口語借筆

與周山甫 壬子

昨日徐四先生言及足下今日令坦不可不益自奮發斯

言宜日夜佩服也姚先生兄弟志行如此可取以為法也然姚先生兄弟安常處順素貧賤而已足下則素患難之日矣無故不必屢歸尊以讀書收斂身心為主在舍不過澹薄薪水不繼是吾分內事無煩縈懷也遠邪求志切望切望地上所種胡麻二處八月間宜收前以陰雨不及一看煩足下留心若葉就黃落便要剪到家中小把置簷下曬乾擊出其子不可待其子枯枯則子墮於地不能收拾矣

與周山甫 壬子

春間足下要錄醫方并所示兒子語一本及今半載尚是

廢閣即此細事以觀亦可謂不勤矣禮記似讀亦未卒業一年一經將爲虛語可懼也古人讀書動稱十年苦功記曰能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將欲爲人師操何具以往乎反求諸其身誠不可不汲汲也

與董理涵 癸丑

數年以來屢期足下於假館之暇過我爲十日五日之聚所弗敢以疏食相嫌者實欲從容敘述所竊聞見於令先祖令先叔祖之懿訓俾足下知而敬守以爲繼述之光而已而足下終不肯爲信宿之留每爲歉然近聞倡率諸弟於鄉間刻苦奮勵爲之深喜此九令叔祖玉成之意甚厚

不可不深知也大凡人生所遇豐約通塞自有定分不必縈心無用尤怨要惟學問之事爲不可有失耳前刻一二紙雖不足觀然某平生拙學約略可見附致足下兄弟相與覽焉抱病草次不盡

答陸幼堅

館中遲歸幾日種種艱𨺗兼之苦於步履不及到門一看昨暮人還知兩尊人福祉及足下娘子俱安好慰甚慰甚至親無文又過時之艱難節序之儀總爲可已乃承多貺適增歉念耳日見鄉里後生益復弗堪鄙人私祝惟願足下內外交儆勤勞克家以上副兩尊人之望而已不盡不

監

答陸幼堅

前日重累足下勞費殊爲不安役事既不得偃只宜蚤備銀米以應倉場其圖中僅取極當和氣決不可輕失人心也至囑至囑娘子身體消瘦此緣產後過勞殊爲可憂不佞遠出不得時來照顧不免懸念特便道從語溪以此意先懇用兄他日竟可到來先生家延其按脈定方凡事以蚤爲主不宜蹉跎也

答陸幼堅

初夏與足下相見之後不覺倏忽又將仲秋矣木葉落而

長年悲古今人情未嘗相遠望少壯努力皇皇於德業而巳來諭極荷惓惓但爲令尊人館地計則竊以爲未當也僕以衰暮之年餬口於外兒子幼弱未有所知也尊人婚嫁既畢自宜安受子婦之養豈宜更作此病於夏畦之事耶即令先祖葬事在數年以前足下兄弟尚幼因爲尊人之責今足下兄弟俱婚冠以往豈得更委之大人耶亦在足下兄弟夫妻勉力從事而巳人自初授大學便誦爲人子止於孝之語筆耕耒耕一而巳硯田土田亦一而巳吾聞竭力耕田供爲子職矣未聞竭力耕田供爲父職也頃於郡城高氏刷得女學一冊欲授媳子因未裝釘續寄不

示兒 甲辰

甲辰冬日示維恭汝生父年視王考背棄之日已多十齡汝今日視父在王考膝下之日已多幾旬父自幼遭憂中年患難變故無歲不有是以遂衰年來凋損加甚常恐旦暮不保使汝失所以至貽辱先人前年秋攜女棄家從呂先生受業先生剛直好義勢利不以動心吾所深敬不意遠遊久而弗返因復請於嘉興屠先生海鹽何先生同縣邱先生烏程淩先生皆深造自得敦善不怠君子人也吾所深契平生切磋受益爲多幸俱見許汝得納拜汝事之

終身奉爲宗主便有向上一路父所守者耕田讀書承先啓後八字稼穡艱難自幼固當知之但筋力尚待長大若誦讀講求童而肄之至老不可舍吾請於先生預爲十年之序始受小學次大學論語孟子中庸次詩書禮記周易春秋次近思錄范氏唐鑑大學衍義以及性理通鑑綱目等書汝能一一聽受先生之教熟讀精思則自此以往好書甚多然大本已盡於此自古聖賢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更無別種道理成就大小存乎志力而已王妣有言孔子孟子只是孔孟兩家無父之子只爲有志向上便做到大聖大賢若是不肯學好流落無底汝切切記之吾若幸而

長年照顧女日久亦女之幸然志須是自立力須是自用教誨大指要不能有加或是力量可及多置幾冊書再從事兩三位先生而已若一旦不幸固是汝命之窮然能依傍此意從師受學知所好惡亦不到得墜墮王考有言人無父親固多流落底亦有興起底只要讀書守本分耳論語曰父在觀其志汝今日先須立志要做何等樣人中庸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汝他日長大能常念王考志事而敬守之則吾願畢矣因居先生命將讀書次第書之於簡以示遵守并及此言

小學是讀書做人基本　四書聖學之淵源義理之統

宗　六經義理互相發明不治經則書義不能通達異說足以奪之易是家傳一經尤當加意　近思錄治經之階梯　范氏唐鑑讀史之門戶　大學衍義經史之條貫　性理通鑑綱目則經史之匙鑰書龜也　學者當務之急具此數書其他經籍文字可以類推

呂先生秀水字康侯戊申與伯父同庚　邱先生字季心壬子少父一歲　何先生字商隱初字雲士戊午少父七歲　屠先生字子高庚申少父九歲　淩先生字淪安初字宁將與屠先生同庚語云經師易得人師難求諸位先生皆當世人師也況今經學蕪熄先生各復精通幸得及

門終身一師已足成就但憂貧薄無力延請於家負笈追隨不能不聽從先生之便去留久暫慮不可知故令汝先執其禮亦幸俱在數十里以內比之古人千里從師爲力已易其外子之執友尚多若事勢各有掣肘不得已別有商量但請問先生而往必然使汝得所

凡人終身不可一日離詩書師友若三十以前識力未定只宜歲歲從師事無大小出入無遠近咨稟而行庶幾免於過敗至於朋友學問苟成必無孤立之理少年微逐于百人中難得益友一二吾三十以前所交不愧三益者惟顏家伯伯一人字士鳳戊申與伯父同庚

凡人從幼至老只有擇善一路終身由之無窮盡無休息心非善不存言非善不出行非善不行以至書必擇而讀人必擇而交言必擇而聽地必擇而蹈小大精粗無不由是論語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又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又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聖人諄復示人之意切矣在家在外總無不與人同處之理一與同處薰炙漸漬勢必相入所與善進於善所與不善進於不善可畏也已有不善即當速改不可因以害人人有不善尤宜痛戒何可使其累我成湯聖人猶然檢身若不及改過不吝顏子大賢只是不貳過得一善服

儕而弗失若乃見善不遷有過不改甚或善惡倒置好惡拂人飾非使詐怙惡不悛災己辱先民斯為下而已父母愛子雖云無所不至如此等人豈願有之乎

幼年同師之友與師之子義分自與尋常不同苟無大故子孫猶有世講之誼若讀書其家叨受厚情尤宜中心弗忘王考讀書南莊陸家臨終尚惓惓言之父成童以往讀書瓶山錢家故平生於董氏子孫與陸氏錢氏顏氏兄弟叔姪相與較厚本王考之志也詩云縱我不往子寧不來今當反此縱彼不來我寧不往吳忠節公少嘗讀書鍾氏後來兄弟貴顯以女妻鍾氏之子人稱厚道此可為法

昔爾王考蚤卒伯父與父詩書之業得以不廢固賴爾曾王考尚在亦緣王妣晨夕勤劬給其資用前此爾王妣積累奩田所入廣錢店渡產至四十畝是以出門從師得所賴藉今日此產祗存十分之一每爲痛心將欲稍稍經營爲汝束脩奇贈諸費債負已多力未之及但能常念陳布衣賣油讀書楊忠愍公負書牧牛能自興起之義刻苦奮厲而師法之則雖貧有加於今日何憂乎學業之不成矣

示兒 戊申

忠信篤敬是一生做人根本若子弟在家庭不敬信父兄在學堂不敬信師友欺詐傲慢習以性成望其讀書明義

理向後長進難矣

欺詐與否於語言見之敖慢與否於動止見之不可掩也

自以爲得則害己誘人出此則害人害己必至害人害人

適以害己人家生此子弟是大不幸戒之戒之戊申春季

書

示兒庚戌

陳白沙先生詩生來只見山頭土祭諱惟聞月下墪五十

二年天甫定諸孫羅列已成行痛念汝祖棄世今日五十

二年矣伯父未有子嗣爾二人又幼父已衰病天何時定

乎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旅食於此不得率汝二人一

上邱壟視天夢夢正未知爾父身後五十二年竟如何也記有之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白沙亦可謂不辱矣亦可謂尊親矣汝父遭逢大亂志業無成養既弗逮虧體辱親復不能免真所謂匪莪伊蔚者也汝而有知長念爾祖讀書修身庶幾不辱使父他日泉下可以見爾祖考祖妣則幸矣庚戌諱日書於語兒旅次

與蔡某

蔡舍近來頗讀書乎人不讀書如何得長進也吾三十年來所見人物少壯之日非無好處只爲不肯讀書到今日真是不成景色也少年歲月不多老死極是易事吾自到

半邏曾幾何時令爽病至此有目共見可歎也大都人做得一番功夫決有一番長進若有一節兩節惡處不用力改得後來受此一件兩件之害不可勝言所以君子一生只是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論語曰苟有過人必知之要知其過只察人之言而觀人之色不以我爲然者從而改之便是向上路頭若見人說不好便不快便是下流路頭也

考夫寄

少主近日有好光景否人之大節惟有忠孝二字經史言孝必曰孝愛言忠亦必曰忠愛其義可思也孝而不愛其流爲懟忠而不愛其勢必爲怨誹古之人不可及只是至

誠惻怛惘款繾綣不可解於心處吾嘗謂舜之能使瞽瞍底豫文王能使紂以爲西伯賜弓矢專征伐得力多在此人不可不自勉力於爲善也人在天地間不可自薄做得一分人是一分人吾自庚子春初到今用心不知是一樣是兩樣考夫又書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十四終